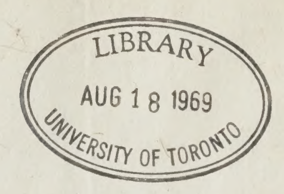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後學雙峯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太倉張泰基　同校

中書奏議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

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
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茍有未達安敢勿言
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
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
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
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
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
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
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

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爲大僕命之曰愼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名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効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

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束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勑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勑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

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
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
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
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
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
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
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
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
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
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

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幷因察舉勞効須加奬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内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

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愼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

黠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奬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

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

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憸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

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
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
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
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
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
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
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
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敭
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
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

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柬寮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人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

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
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
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
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
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
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
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
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
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僥求將務得人無易
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

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

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麤塞源浚
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説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
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
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
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
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
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
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
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
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

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弃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

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于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横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

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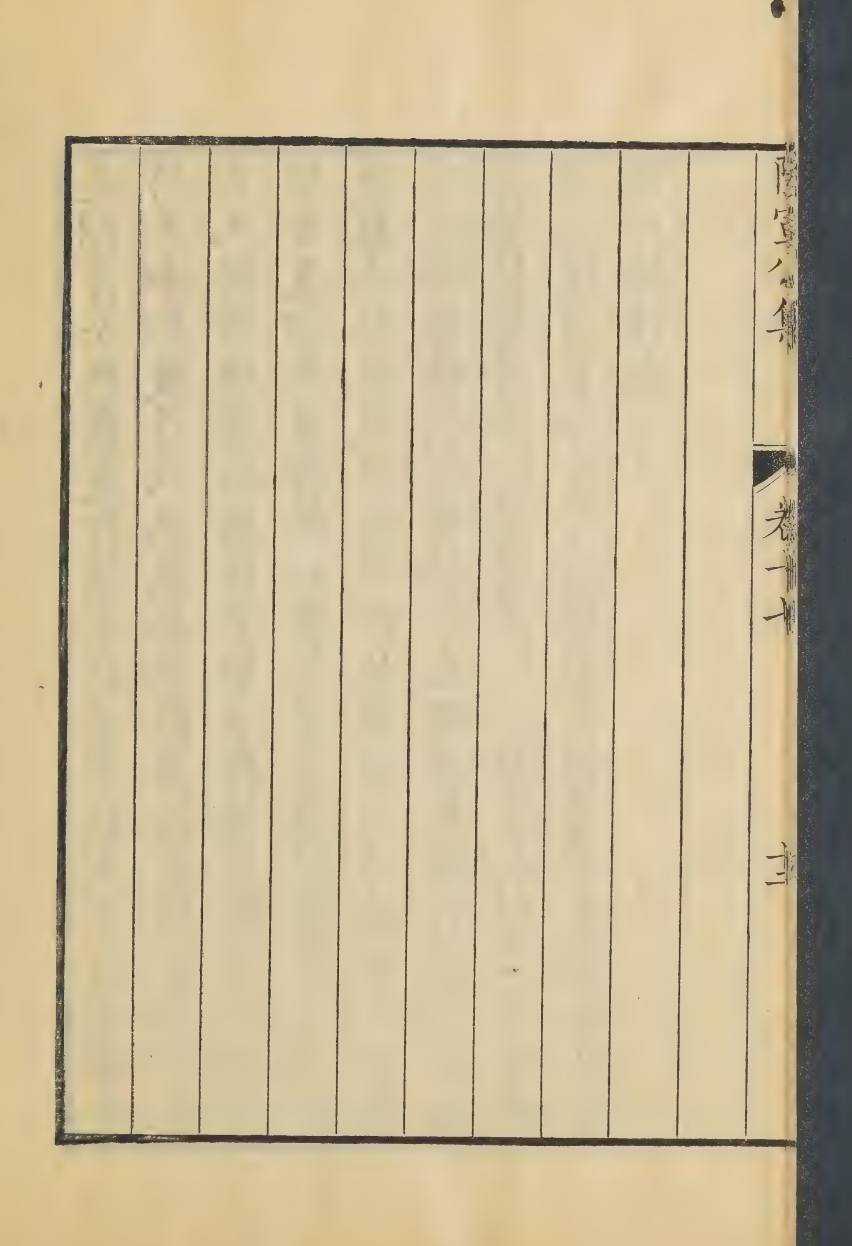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没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僶俛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䘏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

流俗之獘多徇諂諛揣所恱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莫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

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

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寛息征徭省察寃濫應家有溺
死及漂没居産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
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
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
蠲減租税如此則歿者蒙瘞酹之惠存者霑眗嫗之
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
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
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
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
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

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
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誡言固不誣
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旣有繫于舒慘是能致于災祥
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寔繁邦憲已行
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
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
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
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
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内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内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内莫非王臣或有昬迷不龔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甿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兹下人久羅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

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衈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强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

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
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
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
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
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斃利害之勢或未可知
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
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
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
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
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

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
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擇
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懇惓稠

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効唯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至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準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懵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

黷宸嚴陛下特宥惷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
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
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
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
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
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于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
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
奏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
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

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温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

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辯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

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于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辯讞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

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
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
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
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
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
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
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
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
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
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

竊聆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
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
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
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
少連又向臣説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
絶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
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娱人
間常情孰不貪悦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
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
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

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
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
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
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惏之輩
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
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賤苟或違道臣猶知慙
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
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
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此
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

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為蠹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

長寀寮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
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
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
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
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
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
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
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
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
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絶之不

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
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
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
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
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
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
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
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
辯以貨賄之多少為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
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

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蝨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釁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

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于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

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獘亦喪一美焉曩與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寔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

器者不徇于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

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于朝廷行于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斯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絶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

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閒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慙悚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太倉張泰基　同校

中書奏議二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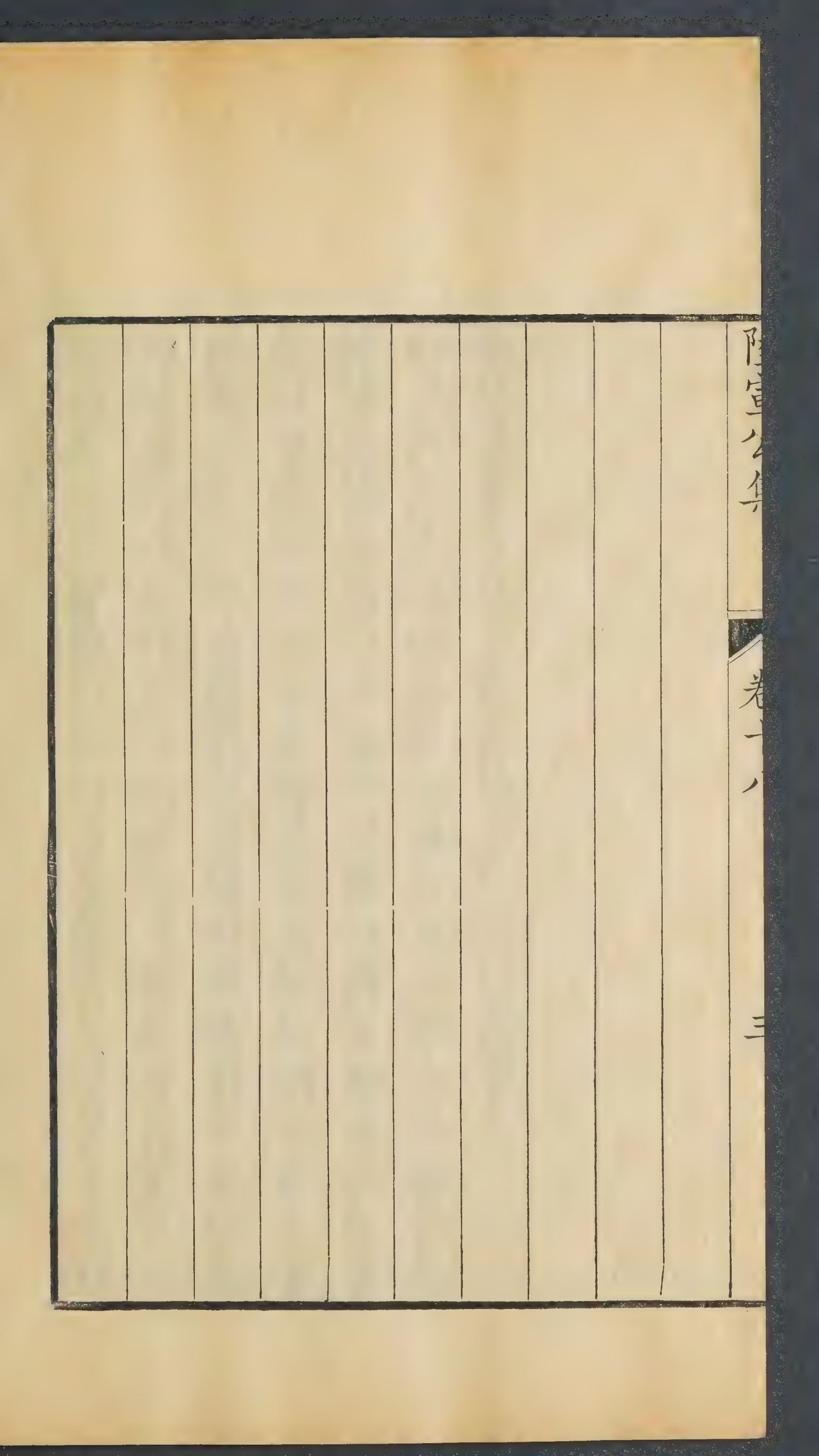
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奬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

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為無易於此希顏適宜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為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

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戮
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
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
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
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
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
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論齊暎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暎替李衡縁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暎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暎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暎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暎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駮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

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爲憂勤可謂至矣其爲資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愼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爲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

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常爲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

霜皸瘃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絶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踈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遥足爲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戎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

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

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内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

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鬬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扞寇讎護甿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

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旣而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

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

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
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
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
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
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
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
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
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
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
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

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植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疚心盡如焚灼輒復効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

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旣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搉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

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蓄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須給用亦

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閒煙火殆絕都市之内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甿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

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

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增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

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絶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幷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

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
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
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
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
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
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
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
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
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
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

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

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

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
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
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
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幷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
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
粟不願糴者亦勿强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
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
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
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絶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
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幷收貯處所聞奏幷

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

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幷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太倉張泰基　同校

中書奏議　三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

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理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

國而扞寇讎曽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曽莫知兵不鋭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玁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

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强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强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强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强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

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强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

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覆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

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猒迴紇矜功
馮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甿竭
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
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
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
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
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
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
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
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久逸者也力寡

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

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産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

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尅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三字疑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

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闕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

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

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强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鬬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

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强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

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
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
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
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
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
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
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
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
精兵祗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
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

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衒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

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亡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

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懲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强盛為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

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蓄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强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内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

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尫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汚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

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禀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

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
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
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
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
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
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
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
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
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
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

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茍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吴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

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為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

尅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
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
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
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
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
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
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
臨時始謀固已踈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
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
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

如風飊馹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鎭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鎭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賊軍旅之

膏肓也蟊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
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
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
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
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
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
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
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
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
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

二人糧幷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其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

要者隨所便近而并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内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愼柬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内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愼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埸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

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賛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右希顔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絶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内絶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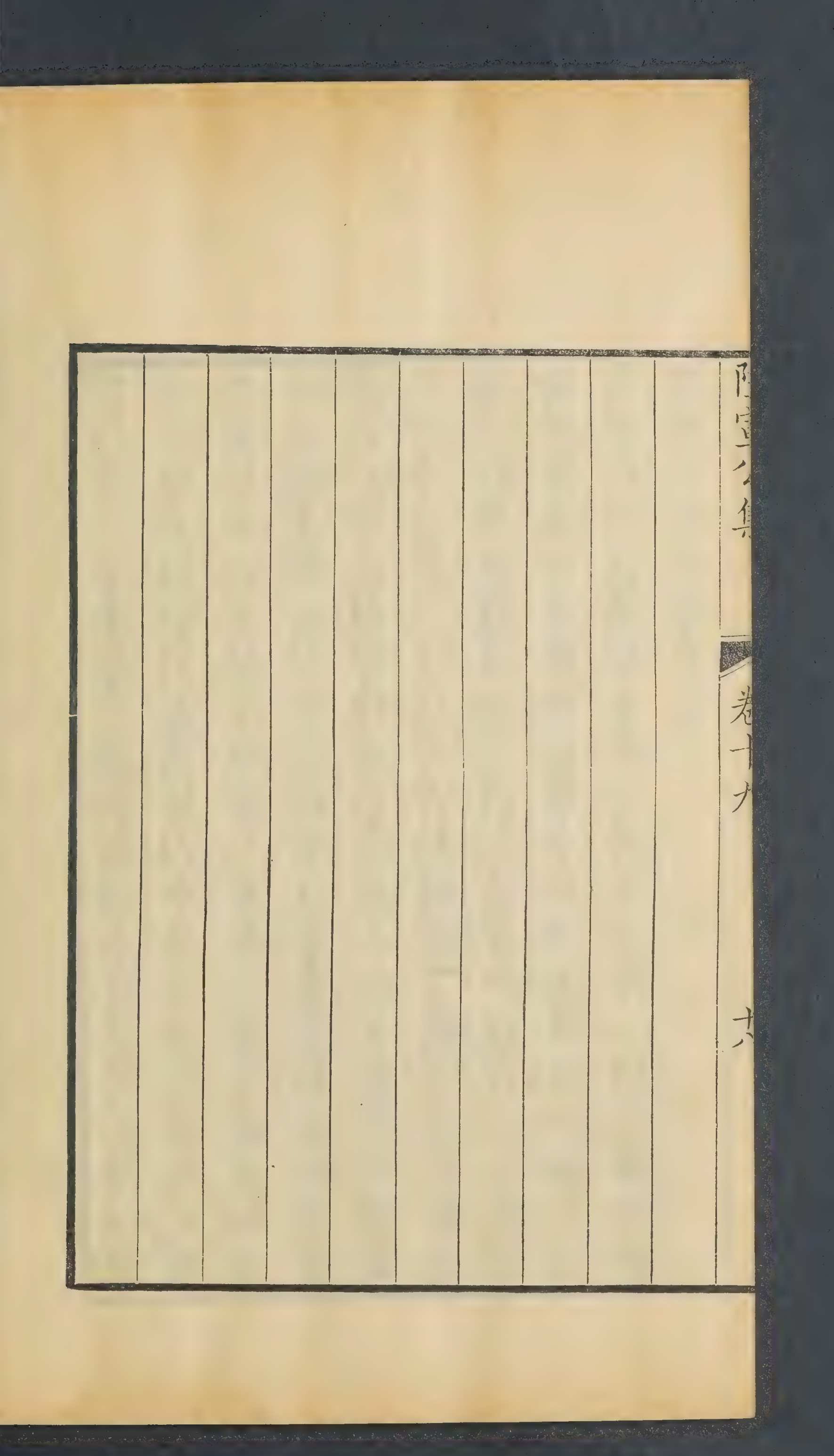
分明叛者既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懸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遥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顔議加刑辟但聞凶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鞫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絶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馮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謂恐事體不穩即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滎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便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

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旣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旣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

能特立不羣賓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賓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賓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爲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右希顔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贓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没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没入官產唯有兩科一謂姦贓一謂叛逆皆須先鞫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寃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

此精慎罪法旣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贓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産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彞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驤　同校
太倉張泰基

中書奏議　四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馬一匹并鞍　絹二千匹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爲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

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竟逭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頌遺愛微臣隘竭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爲報荅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

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

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

奏謹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蜮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竊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

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勑處分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令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强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强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徼

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旣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内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習儒頑藝識空乏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

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

上敗謂債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兾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奪之則觖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敗何

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濶有異軍機引喻乖疎不同
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
所經見者以爲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
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兖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
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淅北輔滎
瀍殿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授
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遘厲
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
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
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内叛外破委三軍

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
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
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即鎮如兹幾將
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甿畢力竭誠以揚丕
烈然尚號令由己部屬畏威緝修戎旅振耀聲勢遠
邇談矚且爲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
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衆且
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
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
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絶生人重殘殷

然垣翰之軍鞠爲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覬之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强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逐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

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内

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别加寵任襃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

即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蒭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

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闕
宸慮者乎延齡欲衒已能頗隳舊制苟收經費之用
以資贏羡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寥落廐園告闕
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
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
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
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
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
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稅草
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

其爲騷怨理在不疑甸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犂人妨播植東作既闕西成曷期況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倂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倂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歛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

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胷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賃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

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
旣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懍懼妄作
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廐之中馬畜
漸衆度支所營藁芻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
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
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
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
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
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
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

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恒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闕霈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録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内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録奏聞伏聽進止



再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于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元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

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
左降官内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
拘常例奬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
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
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
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
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
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昔掩德見非古人
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掖之途
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三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太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産以飾行

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卹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隣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勑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敘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覊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

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横移馴致忌尅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處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髙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憸邪為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絶於歸還量移不離于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

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則浸及威刑不勉則
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
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
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宄恒處防閑之中
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
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
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
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
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
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

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闕鐖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署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弘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

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敕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當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

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准敕合塡迫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鎭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旣務廢隳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埸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

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

